

艺兰斋金农藏品续写文化传奇

尘封海归十七札代笔公案大起底

“扬州八怪”是中国文化和美术史上的一段传奇。他们在艺术上求真、求真，独树一帜，为人也是特立独行，留下很多故事。说起“扬州八怪”人们很容易想起“难得糊涂”的郑板桥，其实在扬州八怪中，就艺术成就而言，当首推金农。生活中金农与郑板桥极为交好，可谓声气相投。郑板桥的传奇故事多，金农的传奇同样不少。

□本版主笔 快报记者 李颖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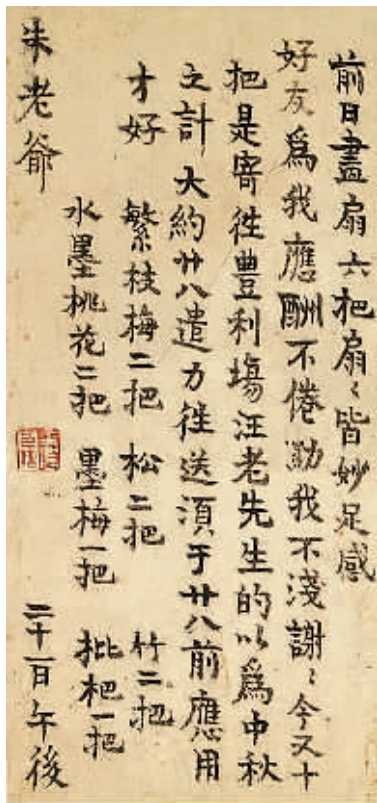
《梅花图》拓本感动异国来客

金农，号冬心。这个生活于清朝康熙时期的杭州人，一生大部分时间在扬州度过。金农早年以诗、书知名于世。“漆书”便是他的独创。“漆书”墨浓厚似漆，写出的字凸出于纸面。而金农所用的毛笔，也像扁平的刷子，蘸上浓墨，行笔只折不转，像刷子刷漆一样。这种方法写出的字笔画方正，棱角分明，横画粗重而竖画纤细，墨色乌黑光亮，犹如漆成。后世的美术字便是脱胎于“漆书”。从艺兰斋所藏金农《宜静默·宜从容》漆书四条屏，我们就可以感受到金农漆书的大气磅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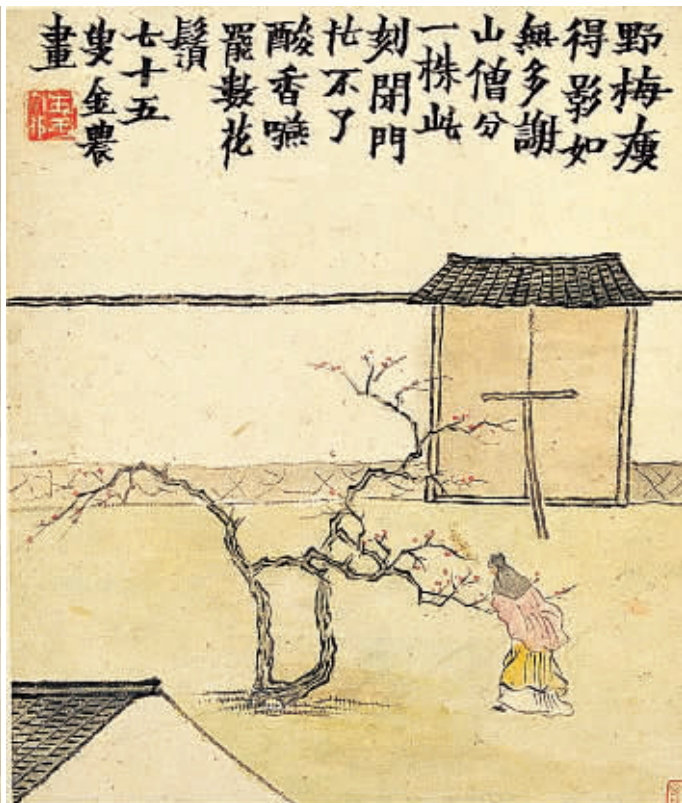
金冬心的画作同样风格独特而造诣深厚。1922年春天，日本汉学家青木正儿在西湖逛夜市时发现了一幅金冬心的

《梅花图》拓本。青木正儿在回忆里说，他感到一种至诚通神的狂喜。他几乎是以膜拜的心情诵读着题写在《梅花图》上的那首他早已烂熟于心的咏梅七绝：“野梅瘦得影如无，多谢山僧分一株。此刻闭门忙不了，酸香咽罢数花须。”青木正儿说他想去祭拜冬心先生的坟墓，可那里没有冬心先生的艺术，他不如抱着《梅花图》拓本入眠。一幅拓本就足以感动异国来客，《梅花图》魅力无穷，齐白石也曾临摹过它的原件，如今这幅承载着中国文化魅力的作品原作就藏于艺兰斋。

透过艺兰斋收藏的金农作品，几百年前那些文采风流、往事、趣事和韵事鲜活而生动，倾诉着中国文化的传奇。



金农请朱筠谷为其代笔信札



金农《梅花图》

公然花钱请人替自己作假画

在金农的传世画作中，有些被承认是金农的亲笔之作，有些则被认为是出自他人之手的伪作，但这些画作上，同样也可能会有金农的亲笔题跋和真印章，这些有着金农亲笔认证的代笔之作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金农《欢喜供养》

研究这个问题大多会引用邓之诚在《骨董琐记》中的记载。邓之诚说起来也是南京人，他是近代的史学家，极爱钞书，时常出没于北京的文物集散地——琉璃厂。《骨董琐记》就是一本邓之诚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北京琉璃厂与文物专家和文物贩子交往的见闻录。书中记载“翁文恭曾见寿门致朱筠谷前后十余札，皆请其代笔，又有杨姓，则寿门亦公然令人作伪矣。”也就是说翁同龢（光绪皇帝的老师）收藏有金农一本册页，是金农写给朱筠谷等友人的信札。在这些信札中提到了金农央友人替他代笔的事。这段材料此后成为研究金农代笔的重要史料，并被反复引用。但这些信札究竟流落何处，却很少有人知道。似乎自《骨董琐记》以后它们就成了只闻其声不见其身的神秘物件。

艺兰斋所藏金农信札中有一封金农写给友人朱筠谷的

信，上面说前几日托朱所画的六把扇面都很好，金冬心十分感谢，现在又要再托朱帮他画十把扇面，是某个姓汪的先生中秋节要用的。金农表示十分感谢友人不辞劳苦为他应酬。在这个信札册页后面有翁同龢收藏印鉴和题跋：“观此知先生所画多半出他人手，请人画作亦须润笔，又从而乞贷一金以为质，其风趣可想矣”。这正是《骨董琐记》所记翁同龢收藏的信札。看来金冬心不但公然请人代笔，而且是花钱请人作自己的假画。

对此，金农研究专家、南京艺术学院教授黄惇认为，金农画作的代笔现象是存在的，他的两个学生罗聘、项均也是代笔人选，但金农的代笔画大多发生在他晚年，金农年老不耐各种求画请托，是以花钱托人代笔。

晚年的金农似乎更专注于佛像的绘画和佛经的抄写。金农晚年向佛之心激烈，他自称“年逾七十，世间一切妄念都绝”。在《冬心先生自写真题记》中他写道：我七十三岁了，还客居广陵（扬州）。当和尚的心愿还未了，看看我现在这个样子，是佛家弟子呢，还是禅林野佛呢？自己看了都要掀髯失笑。

从现存资料来看，金农让弟子和友人代笔画梅、画人、画马、画扇面、画树石，但没有提到代笔佛像的事。这些佛像，出于信仰，全部是他亲笔所绘。这大概也正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的选择，不为世俗名利作画，只为自己的灵魂绘画。

艺兰斋收藏有金农所绘佛像册页两大本，是用金粉画在洒金宣纸上的。艺兰斋还藏有一幅金农的《欢喜供养》立轴，画面上佛的样子，前卫而浪漫，有着大大的耳环、丰腴的肉身，令人一见心生欢喜之情。

艺兰斋介绍，美术馆开馆之后也会考虑将这些漂亮别致的艺术品做成小礼品，供参观者购赏，也许我们可以有机会把这幅《欢喜供养》带回家，慢慢领会一个真正艺术家的灵魂求索。

“月光族”金农也玩“打工游”

在艺兰斋的金农藏品中还记载了很多金农的趣事，字里行间可以想见一代艺术大师的风姿和那个时代的文化情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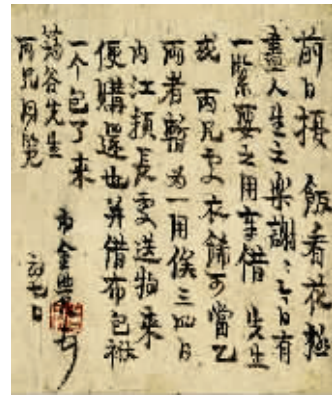
金农手背肿痛，他写信给帮自己代笔应酬的朋友朱筠谷，请他来看望自己。小事一桩，在金冬心的字里行间自有一股脉脉情谊。金农注意到天气下雨道路泥泞，他在信中对朋友说：我不敢劳烦你一把年纪跋泥涉水来看我，我给你准备了坐轿子的钱，请你一定要来啊。看到如此周到的安排，想来，不要说下雨，就是下刀子，冬心先生的老友也是坐不住的。

金冬心诗、书、画皆造诣不凡，在当时是大腕级的艺术家。一句“夕阳返照桃花渡，柳絮飞来片片红”就为他挣来一千两银子的酬谢。在汪曾祺的短篇小说《金冬心》里就写到了这件事。

但金农“岁得千金，亦随手散去”。“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的浪漫气息同样在金农身上有着充分体现，不过他换的是兰花等心头所爱。于是在信札里我们就

常常能看到金农为钱所困，但仍不失文雅的情态了。

一次金农写信给自己的朋友借钱急用。金农在信里说，如果没钱就借一件能当一两银子的东西来卖吧。有趣的是，金农特别嘱咐朋友，拿个布把东西包了。当然金农也没忘记跟朋友说明，他过三四天会有一个进项，到时候就能还钱了。因窘中依然不失文人的斯文和面子。



金农向朋友借钱的信札

金冬心找钱还曾找到了南京来。在《小仓山尺牍》里记载，一年金冬心缺钱花，就画了一些字画灯笼，托南京的朋友袁枚卖。结果没有卖出去，不过却佐证了南京人吃鸭子的喜好是古已有之。袁枚推托说南京人只知道吃鸭子，白天都不会去看字画，何况到了晚上呢？也算是对南京盐水鸭一个无伤大雅的调侃了。

金农虽然时不时为钱所困，有些月光族的感觉，但这也妨碍他做自己想做的事。

金农一生足迹遍布半个中国，除了化缘僧院、朋友资助外，他有一个极妙的免费旅游的招数。金农招募挑选了一批能工巧匠，组成一个自给自足的“技术访游团”，金农充当“团长”，团里每个人都有一技之长，像甬东朱龙善雕凿纹刻砚石、新安张喜子精界乌丝栏、会稽郑小邑擅长抄写、吴门庄闰郎会弹奏乐器、兰陵陈彭擅长画墨竹。

这样看来金农先生估计是中国最早的打工游遍全国的驴友范例了。

幕后故事

艺兰斋与海归十七札注定有缘

留在国内啊？”

而艺兰斋得此珍品，也是一波三折，机缘极为巧合。

1994年，艺兰斋曾与十七札有过一面之缘，那是在一场拍卖会上，当时艺兰斋虽然十分心动，但对这本手札感到吃不准，就没举牌。之后艺兰斋始终对这个拍品念念不忘。6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艺兰斋得到了这本手札。也是在一场拍卖会上，但十七札并没有出现在拍品名单中。拍卖会中午吃饭休息的时候，参加拍卖会的很多人都在一起。艺兰斋负责人跟其中一位友人闲聊，说起当年擦肩而过的十七札，念念不忘。那位友人的回应让艺兰斋惊喜不已，十七札当时就放在这位友人的车子后备箱里。

一句无心闲聊，艺兰斋了却了六年来的心愿，让这份金农的重要资料重新回到中国。回忆起这些，艺兰斋也不禁感叹，当初如果不是正好与这位同行在拍卖会上坐在

一起，正好一起离开会场，或者当时闲聊时根本就没有提起这件事，那么这本手札现在在哪里都是个未知数。

遗憾的是，在这6年中，十七札已经被拆开卖掉了6开，只剩下了11开。此后艺兰斋不停地在海内外寻找失散了6开，如今已经寻回了4开，还有2开保存在日本。艺兰斋依然在通过朋友联系日本的藏家，希望有办法能让十七札在中国南京重新复原。

多年苦心经营，艺兰斋的金农藏品声名远播日本、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这些丰富的藏品是日后美术馆开展研究的基础，也会成为构建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

明年，艺兰斋美术馆开放后，将为金农作品开辟“藏金屋”专区。到时候观众不但可以从金农作品中直接了解到这位古代艺术家，更可以切身感受到中国文化薪火相传、绵延不息的传奇。